

楊家駱主編 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 文學名著第六集 第三十四冊

勸氏續古文辭類纂下

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

楊家駱編

第三十四冊

黎氏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清黎庶昌編
下冊 正書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八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
第三十四冊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 下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全三冊) 基本定價 玖圓 整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楊家駱
發行人：吳開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出版者：世界書局
印刷者：世界書局
發行所：世界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卷二十一 書說類

宋潛虛答伍張兩生書

宋潛虛桐城人。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閒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嚙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于一。于是外形骸。淩雲氣。入水不濡。入水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于文章。嗚呼。其無以加于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令侵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于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閒。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

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閒且遠。蓋有得于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方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祕不傳。卽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宋潛虛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日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棄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閒。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爲。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

剽目竊。徒以瑯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章。與夫考據排纘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冒吾足。土石封吾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愴怛四顧。不復有人間。嗚乎。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志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所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姚姬傳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

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絃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鱸鮪時涸而鮒鮓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輟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聵。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

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頭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隕。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詞旨淵永。真得司馬子長之神。而遺其形貌。

姚姬傳復孔撝約書

鼂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

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
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
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
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
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
祭天神也惜元成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
之義或繼或絕或闇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
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
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
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
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
逸禮尚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果周以
禘祀天而以饗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
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
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
天平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

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往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往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鄭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則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

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搢紳以爲然乎。鼎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鼎頓首。規撫劉子駿。而能神明變化。人不易識。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一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

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
淪如淥。如珠玉之輝。如鵲鵲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
其如有思。嘆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
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
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
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
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
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
乎。宋朝歐陽會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
而時濟之。會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
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
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
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
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
雜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
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
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此姚氏因文見道之言。

古人所未
道也。

姚姬傳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閒。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閒。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竊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

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龜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龜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龜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姚姬傳復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譴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閱閱乎聚之於鎔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

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吳殿麟答任幼直書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廣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窮屈。吁歎再三。昨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還朝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賞歎逾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量定之庸駑而惠恤之。執書感啼。敢違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懦之資。二十年來。疊嘗骨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爲文章。空疏舛鄙。不足邀巨公盼睠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富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傍徨莫之能信者在也。昔黃允以雋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君。足矣。允聞。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歷數允隱惡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

如是哉。大抵衆人之知命也。亨屯既定。衆知之。甚且衆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于幽谷者三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爲鄙人謀。豈能回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衆。羣生以治。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鬻。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顧自以齒踰三十。學行僅比于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遯。吾聞君子紆鸞龍之翼於韋布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夫六藝富于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願爲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汙行也。所以吝於獻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

者何日暮之名爲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慙愧集無任惶恐不宜

吳殿麟與程景卿論周易書

六藝經秦火焚燒殘缺之後獨易以卜筮得爲完書今之學者以漢去周未遠象數之學宜尙守其傳故言易者每宗之竊謂理也數也乃易之源而非易辭之所繫者也辭之所繫以明吉凶者象而已漢儒求易於象似也而未必得聖人立象之旨也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當日立象之根源必灼見夫六位之屢遷非此象不足以顯此卦此爻難顯之情者而因設此象象之非有典要典要莫加矣易之第一卦第一爻象潛龍潛龍坎象也以漢儒爻變之例繩之則巽也夫昔之繫爻者豈惟巽坎非所拘卽潛龍亦奚必泥哉有象焉能闡乾初陽在下之意焉足矣是故取象在彼不必執也而假象以宣其意者在此不可易也是之謂立象以盡意也漢儒不克因象以究其根源而惟拾掇其枝葉是以愈繁其法泥其方而易象愈昏然莫之能曉也豈不謬哉馬鄭荀虞漢儒箋易之最著者也虞翻以其書奏上諸荀爽馬融鄭元宋衷之儔於易皆未得其門難以其書示世設以馬鄭諸儒議虞氏之易有不彼我易觀更相笑乎而學者猶亟稱之不亦惑乎厥後魏王弼出病漢儒鑿智之私乃闢而廓清之觀略例所陳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善之善者也然四聖而後能與於此者誰乎是故